

旗袍的诱惑

□郭春茶

旗袍是中国女人特有的服装。可是美丽的旗袍却被中国女人冷落了多年,今年风水轮流转,服饰流行风吹到了旗袍头上。于是,古典的、改良的旗袍纷纷飞进了爱美女人的衣柜。

据报道,今年高考期间,为了儿女旗开得胜一考成名,某地的妈妈们穿着旗袍在考场外为儿女助力加油,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原来女人穿旗袍是最美的,旗袍也不是年轻女人的专利。于是,那种沉睡了多年的感觉一下子又苏醒过来,买一件旗袍穿穿,成了时下女性的渴望与追求。确实,穿上旗袍,你会惊奇地发现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自己。对此我深有体会。

小时候,每次听妈妈说,她们年轻时最时髦的衣服就是旗袍。我从妈妈一闪一闪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妈妈对旗袍的痴爱。于是我常幻想,我穿起旗袍会是什么样子呢?

年少时,旗袍对于我来说,就像水中月镜中花,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读戴望舒的《雨巷》,我的心里就会走来一个撑着油纸伞,穿着旗袍,踩着忧伤的脚步,散发着丁香花的芬芳,仙气飘然的美丽姑娘。看电影《花样年华》,张曼玉穿着旗袍,真的是古典韵味十足;电视《倾城之恋》里的大家闺秀白流苏,穿上旗袍,显得千娇百媚又高贵冷漠。我觉得白流苏像极了现代的女汉子:高贵,坚韧……于是,我的旗袍情结越来越深,心想什么

时候我才能穿上旗袍呢?

没想到,我的梦想在前几年实现了。我第一次穿旗袍是在北京应邀参加营养专家的晚宴,主办方要求每一位女性都必须穿着旗袍上台。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就穿上了旗袍,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后来,旗袍成了我聚会时必穿的服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次营养师年会上,会长是我的好姐妹,她觉得我每次穿立领旗袍太传统,就专门为我选了一件无袖的绣有红色凤凰展翅的旗袍。穿出来的效果,呵呵,我竟然不认

识镜子中的自己。

近年来,旗袍已经作为一种有民族代表意义的正式礼服出现在各种国际社交礼仪场合。可以说,全世界能够美丽到倾城倾国的服饰唯有我们中国的旗袍。穿旗袍的女人,风情万种。没有一个女人能抵抗她那美丽的诱惑。看看越来越多穿旗袍的女人们,我想全民旗袍秀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我不知道,究竟是旗袍成全了女人,还是女人成全了旗袍。但我知道,旗袍让一代一代的女人为她痴迷,那是一种对美不变的追求!



我的好朋友

大司巷幼儿园 徐敏敏(六岁)画

父爱永远

□楠楠

我的父亲胡加强先生,笔名逐引,因病于2015年9月1日去世。他痴迷书画几十年,是一个默默无闻,坚守传统书画技艺一生的草根艺术家。严冬酷暑,年复一年,父亲几十年的笔上功力得到了书画界广大同仁及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的肯定。

10年前,母亲由于对书画艺术的喜爱,带我认识了胡加强先生。自那之后我的生命里出现了这个男人,他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爱。这份爱,一直都不曾变过。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吾成长,君老去。父亲陪伴着我一路走来。对比昔日旧相片,我觉得父亲真的老了,但他精神依旧是那么好。父亲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书画创作及读报,每晚黄金档的电视剧则是他除了书画以外的唯一爱好。平时他参加一些比赛,屡有获奖。母亲多次劝诫父亲要注意身体,不能太劳累,他只是嘴上答应,却怎么也放不下手中的笔。

和睦融洽,是一个家庭最简单的快乐,却也是很多家庭都羡慕的。父亲对于我总是毫无保留,时刻关心着我的方方面面。父亲出身农家,过惯了粗茶淡饭的生活,母亲看着心疼,对他的饮食起居做了很大改善。我最喜欢父亲做的炒饭,食材虽然简单,那味道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然而,当我们沉浸于幸福的时候,病魔正悄无声息地吞噬父亲的生命!5月底,正是

我忙碌备考的时候,母亲的一个电话如晴天霹雳,我沉默许久,当天下午便请了假,火速赶到医院。沿途的风景在视野里模糊,路上我想了很多。

父亲拥有一颗世间最通透的心。平日里,父亲行事低调,不善言辞,也不善交际。几十年功力的沉淀,父亲双手蕴藏着深不可测的能量。父亲画的线条,苍劲有力,笔法老练;父亲的书法,行云流水,富于律动,浑然天成。他对艺术至高无上的追求,以及对事业一丝不苟的态度,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父亲的勤奋,就是重复做简单的事情,如今在这个浮躁社会这样的人已不多矣。有人说他只懂艺术,不会为人处世,但在父亲身边10来年,我了解他,他总是以德服人,这是他多年生活经验积累的大智慧。

自那以后,我们带着父亲辗转于金华、杭州、上海各大医院,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有次父亲来电话询问结果,我攥紧拳头若无其事道:“爸,各项指标都还好,保持好心态,治得好。”但我心里很是煎熬。这期间,体弱多病的母亲几乎每天都陪伴在父亲的身边,我劝她静养几天,母亲始终没有同意,心中记挂着父亲。

我唯一一次看见父亲落泪是在8月的一天。父亲说我快大学毕业了,有很多东西想传授给我,却无力握笔,感到很焦急。父亲眼里闪着泪光,我很后悔平时没有跟他好好学。

他是一个好父亲,更是一个好老师,对再怎么淘气的小孩也能耐心施教,所以他很受孩子们的欢迎。5月底6月初,正是学期即将结束,他心里放不下孩子,吵着跟母亲说要回去教学。但最后父亲还是顺了母亲的意思,安心地在医院养身体。父亲走的那天,是9月1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的清晨,母亲握着父亲的手,陪他走完了人生旅程中的最后一段。

如今家中少了父亲的身影,难免有些空荡,透过那满屋的墨香,依稀还可嗅见他的味道。画室宛如停留在昨日,砚台摆放在那儿,画谱还未合上,笔洗里还留着多年的陈墨,倒插在笔筒里的毛笔,以及稿纸上的一点一划,仿佛静静地

必则敬勿餘孝弟
面清聽緩力弟子
居晨父父則次規
有則母母學謹總
常省責命文信叙
業昏須行入從弟
無則順勿則愛子
變定承懶孝衆規
事出冬父父而聖
雖必則母母親人
小告溫教呼仁訓
勿及夏須應有首

胡加强手迹

新诗
看台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永康记行

□徐立峰

在方岩

流水虚幻,时间的脸,
向上依次是石梯、老树、亭和庙。
旧格局,必要的过渡。

鸟鸣传递幽静,
山水即语言,
转述古代的荫凉和慢。

简明极了。这里准确的绿,
恰与我中年的复杂相反,
相对应。越往里走,越肯定。

果然山水更抚慰人的精神,
一如文字,在客观里,
治愈我对时间的恐惧。

在后吴村

像一场盛宴刚散,
午后的那种静……
倍感亲切,又
惆怅于无端流逝的那种美。

我在时间古老的方法中踱步,
沉思。谁,
把热烈与阴郁,
混为一体?

前方,仍有雕花木窗
送来警句般的古旧。

梁上老泥,
墙角新绿,
幽暗从走廊内部升起。
到处弥漫着
前人远去的苍蓝色气息。

心中悲欣,照得人清醒。
活着,无非是
不停地迎迓与送别。

灶间余温犹存,
老藤下走过脱胎换骨的我。

在大陈村

溪涧清亮,在桥下的暮色里流,
发出晚春异乡的声音。

我从邻省来。已抵达
浙中小城这偏僻的一隅。

我有一种
苔藓静静生长的速度感,
恰能分开暮色与祠堂。
不可言说的神秘,分开
我和现在。

就这样孤身前往?
传统荫翳下,
我享用到中国乡村所剩不多的慢。
昔日的农具仍在,积尘已厚。

正如这颗心,
这悲喜工具在日子的迷失。

(特约组稿 陈星光)

百年山川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电话 0579-87117752 养生热线 0579-87126908
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火车站前天桥向东100米)